

※二战德军※

653重装甲歼击营

战史

步兵突击

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

黄 锴 编译

二战德国最强坦克歼击部队的全景战史

大量资料首次公开

正面追忆与反思战争



★
集结大量战场照片、
日记、战时文件等
珍贵详实的一手资料
全方位展现了653重装甲
歼击营部队的
征战历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卅 二战德军 卅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士兵
突击

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

黄 锴 编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 黄锴编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229-10678-2

I. ①6… II. ①黄…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装甲兵部队—军事史—德国 IV. ①E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265号

653 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653 ZHONGZHUANGJIA JIANJIYING ZHANSHI

黄 锴 编译

责任编辑: 周北川

责任校对: 何建云 李小君

装帧设计: 韩木华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1020mm 1/16 印张: 38.5 字数: 380千 彩色插页: 16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678-2

定价: 85.80元(总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的坦克歼击车大多采用坦克底盘，安装固定式战斗室，配备比同底盘坦克威力更大的主炮，用来对付敌人的装甲目标。在这类武器中，“费迪南德”和“猎虎”都以其威力超群的主炮和厚重的装甲，给交战各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为后世的史学研究者 and 军事爱好者高度关注。有趣的是，德军中只有一支营级部队先后装备过“费迪南德”和“猎虎”，它就是德国陆军的第653重装甲歼击营。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的前身是著名的第197突击炮营，这个营组建于1940年11月，在德军入侵巴尔干半岛之时首次投入战斗。苏德战争爆发后，该营也在开战第一天就越过边界随着大部队向苏联进攻，一路向东，参加了基辅战役，随即又被调到战线南端的克里米亚半岛，加入到苏德双方在克里米亚的一系列残酷战事中去。

到了1943年4月，第197突击炮营被调离前线，来到奥地利换装“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这是一种用波尔舍公司竞标失败的“虎”式底盘发展而来的战车，配备一门71倍径88毫米反坦克炮，该营此后即被改编为第653重装甲歼击营。1943年7月，这个营参加了德军代号为“城堡”行动的库尔斯克战役，在奥廖尔地区及其附近作战，其装备的“费迪南德”在与苏军装甲部队的对垒中表现出强大的优势——据德军统计，平均每辆“费迪南德”击毁的坦克高达15辆。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这个营又被调到第聂伯河东岸，在德军固守的桥头堡内，用强大的火力支援守军。不过由于“费迪南德”的高故障率，在凛冬来临之际，全营回到奥地利翻修、改装战车。经过改进的“费迪南德”后来被德国官方文件更名为“象”式。

1944年初，随着盟军在意大利战区的攻势愈来愈强，第653重装甲歼击营不得不按照上级命令，派遣第1连携带紧急维修好的一批战车进入意大利助战，而其余的部队则在1944年4月被调到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地段里。面对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大大增强的苏军，加上自身装备的高故障率，第653重装甲歼击营在随后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仅存的“象”式也被集中到第2连里，而该连也在1944年12月被改名为第614重装甲歼击连。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的其余部队再次回到后方，换装以“虎王”坦克

底盘发展而来的“猎虎”坦克歼击车，这种战车配备的128毫米主炮威力在当时堪称翘楚。

1944年底，换装完毕的第653重装甲歼击营匆匆参加了德军在西线发起的阿登反击战。在1944年与1945年交替之际又加入G集团军群的序列，投入到“北风”行动中，随后一直留在德法边境附近作战。由于盟军已经突入其防区的后方，该营也不得不一路撤退，在二战结束之时，全营大部分别向美军和苏军投降。

本书的德文版，不但有现存于德国联邦档案馆之弗莱堡军事档案馆的战时文件的考证，还搜集了许多地方档案馆的资料，尤为可贵的是，第197突击炮营和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等部队的老兵还提供了大量的战时照片、日记、笔记、证件和第一手的回忆材料。以上的这一切，构成了本书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书中还穿插了清晰的统计图表，绘制了精美的各时期编制表，各种战车彩绘，全面表现了第197突击炮营和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的征战历程，对于战争最后阶段的第614重装甲歼击连的历史，也有全面的讲述。

关于本书编译中的几个问题，本人在此说明：

1. 参与到“费迪南德”和“猎虎”生产的德国Porsche公司，中文译法有“波尔舍”和“保时捷”两种，由于“波尔舍”是人名译法，而“保时捷”是最早从港台传入的音译加意译的独特汽车品牌译法，因此译者在本书中一律采用了“波尔舍”的译法。

2. Ferdinand的中文译法通常有“费迪南”、“斐迪南”和“费迪南德”几种，本人同样是考虑到这种战车得名于其设计师费德南德·波尔舍博士，而不是奥地利历史上的几位名人，所以根据《新华社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采用了“费迪南德”的译法。本书中的其他人名地名，也是按照《新华社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和《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译出。

3. Panzerjäger的中文译名通常有“坦克歼击车”、“驱逐坦克车”、“自行反坦克炮”等，本书采用了“坦克歼击车”的译法；而schwere Panzerjäger-Abteilung，本书译为重装甲歼击营，以体现二战德军部队的特色。

4. 二战德军的军衔名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中文翻译界采用直译、意译和套译给出了数种翻译方案，而本书采用的是《闪电战》杂志社经数年出版经验整理之后目前所采用的一套译法。

5. 在德文版中，书中还多处采用当地语言拼出某些地名或者名词，本人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同的名词给出了统一的中文翻译，在此不一一说明。另外原书中有时按照西方人的习惯用Russland（俄国）指代苏联，在本书中统一称为苏联。

在本书的编译过程中，本人得到了赵国星、潘学基、赵玮、张世超的帮助和指导，此外还有“双子座文化”编辑老师们的辛勤劳动，译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祝愿中文版的读者，能和本书各种语言版本的读者心情一样，饶有兴趣地读完此书！

黄 锴

2014年4月

653 重装甲
歼击营
战史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1
-----	---

第一章

第197突击炮营的组建和征战历程	001
(1940 年 11 月—1943 年 2 月)	

第二章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的组建和初期征战	055
(1943 年 4 月—1943 年 12 月)	

第三章

在奥地利圣瓦伦丁对“费迪南德”进行翻修	287
(1944 年 1 月—1944 年 3 月)	

第四章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1连在意大利的行动	293
(1944 年 2 月—1944 年 8 月)	

第五章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2和第3连在苏联的征战历程·····	365
(1944年4月—1944年8月)	

第六章

第653重装甲歼击营第2连和第614陆军重装甲歼击连的机动和作战·····	459
(1944年9月—1945年5月)	

第七章

换装“猎虎”坦克歼击车的第653重装甲歼击营训练、重组及作战·····	475
(1944年—1945年)	

附 录

车辆标记与涂装·····	589
--------------	-----



第一章

第 197 突击炮营的组建和征战历程

(1940 年 11 月—1943 年 2 月)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第197突击炮营各突击炮连战斗车辆编制(1941年4月6日)

第1连

连长座车				
	Sd.kfz.253 半履带装甲观测车			
第1排				
	Sd.kfz.253 半履带装甲观测车	短身管三号突击炮	短身管三号突击炮	Sd.kfz.252 半履带弹药运输装甲车
第2排				
第3排				

第2连

连长座车				
第1排				
第2排				
第3排				

第3连

连长座车				
第1排				
第2排				
第3排				

1940年11月下旬，驻扎在柏林附近于特博格（Jüterbog）的炮兵教导团第7营（VII/Artillerie-Lehr-Regiment）完成了组建第192和第197突击炮营的准备工作。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于1940年11月22日发布了第197突击炮营的军官名单。

营长：赫尔穆特·克里斯特少校（Major Helmut Christ）

营副官：汉斯·利特克中尉（Oberleutnant Hanns Liedtke）

营联络官：阿德里安·加特纳中尉（Oberleutnant Adrian Gartner）

营总医官：军医少尉赫伯特·鲍尔迈斯特博士（Assistenzarzt Dr. Herbert Bauermeister）

营出纳：卡尔·科赫中尉（Oberzahlmeister Karl Koch）

营部连连长：格拉尔德·德·拉·雷诺提尔中尉（Oberleutnant Gerald de la Renotiere），后来相继为维尔纳·普罗伊塞尔少尉（Leutnant Werner Preusser）和卡尔·塞茨少尉（Leutnant Karl Seitz）

第1连连长：乌尔里希·布林克中尉（Oberleutnant Ulrich Brinke）

第2连连长：富尔中尉（Oberleutnant Fuhr）

第3连连长：格贝中尉（Oberleutnant Goebe）

营总技师：战争技术管理顾问鲁道夫·沙弗拉内克（Kriegsverwaltungsrat Rudolf Schaffranek）

该营的正式成立日期是1940年11月25日（星期一），其常驻地是于特博格训练基地的新营区。

第197突击炮营在于特博格的训练一直持续到1941年2月上旬。二战初期德军的训练非常从容，这为该营官兵提高凝聚力，加强团结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1941年2月4日，第197营的突击炮在齐纳（Zinna，于特博格南面约40公里）上了火车，来到布里格（Brieg，位于西里西亚，现属于波兰，已改名为布热格（Brzeg））的第8军区。第197突击炮营一到目的地，就被配属给埃德加·泰森中将（Generalleutnant Edgar Theißen）指挥的第262步兵师。第262步兵师隶属于步兵上将赫尔曼·盖尔（General der Infanterie Hermann Geyer）指挥的第9军，军部设在奥珀伦（Oppeln）。第9军的上级机关是司令部设在扎科帕内（Zakopane）的第17集团军。泰森中将于1941年2月13日视察了全营，并在穆德拉（Mudra）兵营阅兵场观看了第1连的密集队形运动。

全营在1941年2月17日到3月25日之间演练了各种各样与步兵协同的训练科目，还进行了军令传递训练，以提高步兵排级军官（有时是步兵士官）和突击炮车长们的协同能力。盖尔步兵上将在第9军部分军官的陪同下，于1941年2月26日视察了第197营的第3连，当时第3连车辆不足，因此特地从第1连借调了一些车辆以满员实力接受检阅。

演习中还有一个步兵营及第197营第2连（欠第3排）参与。

1941年3月29日，摩托车传令兵给营部送来军令，命令全营做好开拔准备。得到即将参战的命令之后，部队士气大涨。

巴尔干战役于1941年4月6日开始。德军铁路运力不足，无法转运所有的人员和装备，所以第197营的出发时间一再延迟。一直到1941年4月8日，他们的突击炮和支援车辆才开始在布里格装车，第一趟军列于凌晨3点58分出发。第197营从布里格，经过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劳（Ostrau）、卢嫩堡（Lundenburg），于1941年4月9日抵达维也纳。在那里，赛梅林铁路穿过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海拔986米的赛梅林（Semmering）关口，到达格拉茨（Graz）。第197营的各连在不同的车站卸车，其中，营部连在维尔东（Wildon）卸车，第1连在凯斯多夫（Kaisdorf）卸车，第2连卸车点不明，而第3连在格拉茨东部卸车。各连分别在埃伦豪森（Ehrenhausen）、加姆利茨（Gamlitz）和南斯拉夫边境扎营。

第197突击炮营被配属给第132步兵师，不过因德劳河（Drau）上的桥梁已被炸毁，而无法为该师担当前卫。该营只得闲等一座承重16吨的桥梁建好。最终，他们于1941年4月13日在普图伊（Pettau）渡河。渡河之后，该营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穿过阿格拉姆（Agram），于1941年4月16日来到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又名卡尔洛瓦茨（Karlovac））。因为其间塞尔维亚已经投降，所以该营在部分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巴尼亚-卢卡（Banja-Luca）的情况下停下了脚步。全营留在卡尔施塔特。1941年4月20日该营在接到命令后开始启程回国。行军路线是途经纳瓦基（Novaki）、亚斯特雷巴斯科（Jastrebarsko）、克宾斯基普利采（Krapinske Toplice）和克拉皮纳（Krapina），来到马堡（Marburg，现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Maribor））。之后的行军路线沿着德劳河的流向来到奥地利的克恩滕州。全营于1941年4月22日抵达菲拉赫（Villach）。

此时，第197营奉命就地休整14天以检修车辆，士兵们则借宿在当地居民家中。官兵们还趁此机会到附近的沃尔特湖（Wörther）和米特施塔特湖（Mittelstätter）旅游。各连对所属的突击炮和车辆都进行了维护。

1941年5月7日凌晨，所有车辆又在菲拉赫火车西站装车。全营于5月9日抵达西里

西亚的格拉茨，进驻莫尔特克（Moltke）兵营。1941年5月19—28日，全营在当地训练区展开各种地形训练，以提高战备水平并吸收巴尔干战役中学到的新知识。1941年5月21日的一次大规模车辆检查结果也令营长十分满意。

1941年5月29日，该营开始为离开格拉茨做准备，所有准备工作于5月30日完成。火车全速向东，经过科塞（Kosel），又途经拉蒂博尔（Ratibor）和克拉科夫（Krakow），在离普热梅希尔（Przemysl）60公里远的热舒夫（Rzeszow）车站下了火车。从这里，第197营继续向北进行公路行军，穿过扎卡罗夫-叶扎夫（Sakalow-Jezewe），接着又穿过扎瓦达（Zawada）奔向扎莫希奇（Zamosc），最后来到了目的地扎亨村（Sahryn）。热舒夫到扎亨之间的距离是214公里。全营除了第1连之外，又继续前往图尔科维采（Turkowice）扎营。

以下是第197突击炮营第1连老兵海因里希·斯科德尔下士（Unteroffizier Heinrich Skodell）的日记，从中可以一窥该营在苏德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的艰苦战斗：

我的日记——征俄战役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凌晨3点。我们距离布格河（Bug）200米远，河对面就是索卡利（Sokal）。3点15分，第一门德国大炮开始轰鸣，随后数百门加入其中。索卡利立即陷入一片火海，有如人间地狱。战斗工兵为我们拿下了桥梁。突击炮接着奉命前进。

我们在3点50分跨过布格河，在索卡利的街道上前进搜索敌军。一个德军士兵蜷缩在地上——第一个伤亡。10分钟之后我们遭遇了碉堡，随后战斗开始了。我是我们排长指挥车里的一员，他是个年轻的少尉。我们被迫绕了个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开反坦克壕沟。在一条窄巷里我们突然遭到了苏军攻击。一阵短暂的交火之后，一座砖厂爆炸起火。苏军近乎鲁莽地冲进了我们突击炮的队列中。我们于凌晨6点突破了碉堡链。我跳下车，拿起无线电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在野地里杀出一条血路。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四处爆炸。一些士兵被打中，满身血迹的医护兵在伤兵之间穿梭照料。

霍贝孔斯村（Horbkons）也打了起来，但抵抗很快被瓦解。继续向塔尔塔科夫（Tartakov）推进，我们在此占据了阵地。这座城市笼罩在了猛烈的炮火下。我们在下午晚些时候不得不再次出发，途中俘获了一个炮兵连、两辆坦克和一门反坦克炮。我们排的二等兵斯莫尔卡（Gefreiter Smolka）手臂中枪受伤。当晚我们留在塔尔塔科夫过夜。

1941年6月23日。我们被己方大炮的轰鸣吵醒，继续追击苏军。我们营的突击炮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在一次侦察途中遭遇了一个敌炮兵连，随即把他们炸上了天。我们还消灭了一队苏军步兵。我们的排长乌布利希少尉（Leutnant Ulbricht）在帕维亚蒂切（Parviatycze）以东负伤。瓦格纳少尉（Leutnant Wagner）随后接过了指挥权。当天下午我们担任前卫任务。在采霍夫镇（Cechov）又爆发一场战斗，我们缴获了两门迫击炮及其运载车。二等兵埃贝勒（Gefreiter Eberle）负伤。

1941年6月24日。追击，在兹维纳切（Zviniacze）进行街道战，接着前往拜尔梅尔（Baremel）。犹太人商店里的东西不用付钱任我们白拿。天太热了。

1941年6月25日。拜尔梅尔，凌晨3点，我们预计苏军会发起大规模进攻，但前进过程中却发现此地的苏军已不见踪影。我们必须渡过斯特里河（Styr），不过桥梁已毁。于是我们转向南面前往西帕（Sipa）去渡河，然而那里的桥梁太烂了，我们必须造座新桥。

1941年6月26日。凌晨2点，桥造好了，我们途经佩伦伊（Perenyi）、贝雷特茨（Beretecz），渡过斯特里河，又经过韦尔本（Werben）、赫尼基（Chryniki）。在路上遇到了猛烈空袭，死了不少步兵。随后我们到达了当天的目的地梅尼奥（Melnio）。当天下午在杜布诺以西展开侦查。打死20名苏军，其中首次发现了蒙古面孔。沃勒曼少尉（Leutnant Wollermann）阵亡，施皮尔曼少尉（Leutnant Spielmann）受伤。

1941年6月27日。我们在稻草堆上美美睡了一夜，天气非常暖和。卫生大扫除。我们埋葬了沃勒曼少尉，还参观了“格别乌”（GPU，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英文简写，俄文简写为 Г П У）在杜布诺的监狱，里面真是太可怕了。

1941年6月28日。凌晨4点离开梅尼奥。苏军于18点对西特诺（Sitno）发起一次进攻，但被击退。此战击毁苏军40辆装甲车辆和70辆卡车，还打哑了两个炮兵连。苏军尸横遍野，场面极其骇人。二等兵施塔门（Gefreiter Stammen）负伤。一辆突击炮被一发直接命中的炮弹打坏，只得送到后方修理。击毁一辆52吨的苏军坦克。

1941年6月29日。9点发起进攻。我们跟着步兵攻击苏军残兵。越野途中突然发生交火，三名苏军绝望地躲在谷子地里抵抗。一人被突击炮压死，另外两人被打死。我们在克鲁基（Kruki）过夜。

1941年6月30日。天气非常好。敌人的战斗机在克鲁基紧急迫降。飞行员销声匿迹。17点通过了波切约夫-诺维夫（Poczayov-Nonvy）。当晚在塔拉兹（Taraz）宿营。

1941年7月1日。跨过纳瓦河（Nava）。穿过田野继续进攻。突然遭遇3辆苏军坦克，我们只有一辆突击炮。短暂的交火后一辆苏军坦克被击毁，打死了逃跑的军官。另外两辆被迫撤退。在维纳维茨（Vieniaviec）以北3公里处休息。两次敌空袭没给我

们造成任何损失。领到了啤酒：是时候休息一会了！

1941年7月2日。早晨6点。步兵从昨天起就与拼命试图从考特里恩堡（Katrynburg）突围的苏军交战。得到一个炮兵连支援的我部第2排也从昨天起就在那里激战。我们穿过乡野，在抵达镇子前摧毁了一辆苏军坦克。之后战斗工兵进入镇子。与拥有优势兵力的苏军激战持续了数小时。他们反复进攻。战斗结果在下午见了分晓。苏军在付出了惨重损失之后退去，我们抓住了几个俘虏。他们都是誓要战至最后一人的斯大林的精锐部队成员。第2排的两辆突击炮都受损，无法再战，必须修理。

1941年7月3日。昨夜下了一夜雨。我们在霍伊卡（Horynka）附近的森林里过夜，那个地方在维斯尼奥维克（Visniovic）以北10公里外。今天休息。天气反复无常。

1941年7月4日。下了一夜雨，直到下午3点雨才停。我们上午就把所有车辆开出森林沿着公路继续前进。这可不容易，因为地面已经变软了。天黑时才停止前进。作战部队来到维尔扎维克（Vierzoaviec）。由于雨水把路面泡烂了，轻型补给队只得停留在维斯尼奥维克。

1941年7月5日。军粮只能用履带式车辆往前送。半数的车辆陷在烂泥里动弹不得。我们在行军途中遇到无数陷住的车辆。天气开始放晴，地面逐渐干了。马匹牵引的车辆和徒步人员在厚厚的泥沼里走出来可得费点劲。我们这些作战部队把补给队甩得太远，恐怕连着几天都吃不到军粮了。

1941年7月6日。天气很凉爽，似乎要下雨了。我们在早晨6点收起帐篷，朝着比亚特泽扎卡（Biatozorka）前进。休息。我们做了炒肝和炒鸡蛋作为体面的周日早餐。太阳出来了，11点30分，我们越过了苏联的旧国境线奔向基辅方向。我们是前卫，连同来自步兵部队的重机枪排。我们预计会遇到抵抗，不过苏军已经逃跑了。我们对苏军逃跑路线上的一片谷子地打了几炮。用哥萨克的马匹进行骑术训练，在森林里过夜。

1941年7月7日。我们继续向东推进。苏军甚至无法撤退，一些苏军士兵在疲倦和冷漠中掉了队，没能撤退，只能向命运屈服。投降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1941年7月8日。再次担任前卫。我们在通向旧康斯坦丁诺夫（Starokonstantynov）的路上截住了一支苏军。一顿炮击之后，对方就逃跑了，几乎不做抵抗。我们对红军杀伤甚重，还抓了很多俘虏。拿下一座装满了弹药、被服和补给的仓库。第2排担任警戒。我们听到右翼似乎有坦克。那些坦克突然出现，我们冲上去开火，3辆被击毁，其余的快速逃走了。我们小心地追了上去，却发现它们其实是德军坦克。真不吉利。我们今天在斯维纳（Svinna）过夜。

1941年7月9日。天气很热。离开斯维纳之后只走了几公里。晚上下起了雷暴雨。



653重装甲歼击营战史

1941年7月10日。道路一片泥泞。我们穿过旧康斯坦丁诺夫，去攻击城市东北面的“斯大林防线”，敌人的抵抗很顽强。劳伊下士（Unteroffizier Rayd）负伤。敌人还进行了骚扰性炮击。一发重炮炮弹晚上就落在附近，我得换个地方睡觉了。

1941年7月11日。苏军继续进行骚扰性炮击，我军炮兵进行还击。我写完这些文字就得去找隐蔽处了，因为炮弹不停地在周围爆炸。真不走运啊……对“斯大林防线”的攻击于下午3点30分开始。苏军在绝望中坚持抵抗。我们突破之后，一些地方爆发了肉搏战。右翼的进攻暂停了。也许明天早晨会继续进攻。

1941年7月12日。右翼的攻击部队后撤，敌人依然在苦战。苏军士兵想放弃碉堡，不过政委们又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从外面锁上了碉堡。苏军士兵们非常害怕他们的政委。

1941年7月13日。战斗仍在继续。苏军用远程火炮轰击我们。火炮观测组费尽力气也没能找到敌炮阵地所在。苏军还空袭了两次，对他们自己的部队造成了严重损失。瓦格纳少尉负伤。我部到达亚布洛廖夫卡（Yablovka）。

1941年7月14日。苏军炮兵全力开火，我带着无线电在沼泽地里走了几个小时，有几次全身都陷在里面。苏军的炮击虽然猛烈，好在没伤着我，却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崩溃的滋味。今天热气腾腾。我们在这样的天气里来到斯卡兹维涅茨（Skarzynitze）。遇到空袭。雷暴雨。道路又无法通行。

1941年7月15日。看起来苏军再次撤退了。一枪未发，继续前进。阳光再次变得火辣。我们穿过萨林卡（Salinka），朝着佩加斯（Pagarce）前进。因为必须要等待架桥，我们在河边待命。苏军边撤退边毁掉沿途的一切。

1941年7月16日。我们从佩加斯出发继续向东。14点时变得很闷热，15点下起了雷暴雨。我们继续充当前卫。在维恩纳（Vuyna）镇郊外我们冲进了苏军队伍中。只有3辆突击炮、2门陆军的20毫米高射炮和2个步兵排朝着—支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发起了进攻。在长达3小时的激战之后，苏军被迫撤退。夜空非常晴朗，我们睡在开阔地里。

1941年7月17日。我们依然在维恩纳镇里，等待下一步行动命令。我们在开阔地里面用最原始的方法宰了头猪烤来吃。双方的炮兵“互相问候”。我们只能时不时地找掩护，不过这没有破坏我们的烧烤。口粮和补给不足，我们必须自给自足。不幸的是，找到的食物也不多。一个被俘的苏军上尉招供他们将在夜间进攻。我们为此做好了防备。

1941年7月18日。进攻没来，我们仍然在维恩纳等待燃料、弹药和军粮。轻型补给队因为道路泥泞没有到达。我们吃的是土豆、芜菁和烤小猪。你得知道如何照顾好

自己。11点下起倾盆大雨。如果继续下雨，我们只能滞留于此。一个士官发现了一些面粉，我们烤了面包。挨了一小时炮击，我们很走运，炮弹只落在附近。

1941年7月19日。下了一整夜雨，道路无法通行。我们用半履带车携带燃料、弹药和口粮前进。傍晚，步兵将苏军逼退了几公里，所以我们得以过了一个安稳的夜晚。

1941年7月20日。今天是开战的第四周。坏天气让我们情绪低落。一切都和我们期望的不同。下午我们向马奇诺夫卡（Machnovka）前进。四周似乎很平静。9架苏军战斗机用机枪向我们扫射。也许我们将向基辅前进。

1941年7月21日。我在帐篷里睡了一晚。看起来要下雨。谣言四起，不过没人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晚上又下雨了。

1941年7月22日。天气还是一样。所有东西再次被彻底浇透了。口粮状况还是很糟，啥也没送上来。

1941年7月23日。早晨4点30分开始出发。直到中午天气都很凉爽。我们一路经过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和日托米尔（Zhitomir），向马卡罗夫（Makaroff）前进。日托米尔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街上有汽车的苏联大城市，不过还是和德国城市没法比。城里很多地方被毁，不过城外有条高速公路直通基辅。

1941年7月24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出发。战争痕迹一路都是。大量苏军尸体躺在路上和野地里，但沿路也有很多德军坟墓。我们在安德烈耶夫卡（Andreyevka）北郊暂停前进。天气很好，太阳很毒。我们在一个墓地里过夜。所有坟墓看上去都疏于清理，我们没碰任何一座坟墓，那是不允许的！

1941年7月25日。晚上又下雨了。敌人又开始短暂炮击，我们找了个更安全的地方睡觉。下午的天气很好。附近有很多苏军尸体，尸臭浓烈，使得我们今天必须把尸体都埋起来。我们的集结区是为进攻基辅而准备的。不知道何时开始突击？

1941年7月26日。天气阴沉，太阳在11点左右才露脸，也许今天会天气晴朗。我们以睡觉和炸土豆来打发时间。苏军昨晚没有打扰我们，不过上午又对我们致以“问候”，我军炮兵也进行了还击。我们在15点左右遭到猛烈的炮击。许多步兵被打死。列兵许特尔（Kanonier Hütter）受伤。几架德军轰炸机在17点飞来轰炸了苏军阵地。

1941年7月27日。今天是在苏联土地上度过的第6个星期日。雨一直下到12点30分。苏军那边没什么动静，不过我们的火炮一直在射击。我们依然在等待进攻。基辅合围圈可能现在还没封闭。一串数量惊人的炮队在向前推进。基辅会成为第二个华沙么？敌军炮兵于18点精确击中了我们的位置，不过令人惊奇的是无人伤亡。我们后撤了几公里，避免晚上出现意外。

1941年7月28日。苏军战斗机的低空扫射惊醒了我们，音响效果要大过实际成